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公是集卷一至四

侍講學士_臣羅國俊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_臣吳廷選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

提要

臣等謹案公是集五十四卷宋劉敞撰敞有
春秋傳已著錄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
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敞所作集序稱公是總
集七十五卷叙為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
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

文獻通考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為誤
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
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政
趙氏金石錄序泰山秦篆譜序誤入集中即
敘所作公是集序亦採自文獻通考而未見
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編次疎舛可知又錢塘吳
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缺畧考史有之
序春秋意林曰清江為二劉三孔之鄉文獻

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
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裒
輯排次釐為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
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敞之談經雖好與
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
家遊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
原攸序稱其合衆美為已用超倫類而獨得
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

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按行
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於前人友于之
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啟贈
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
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
於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
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
禮記春秋或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

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云云
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概見矣晁公武讀書志
謂歐陽修嘗短其文於韓琦業適習學記言
亦謂故言經旨間以謔語酬修積不能平復
忤韓琦遂不得為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
今考修草故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
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故與故皆賢而有
文章又作故墓誌曰予學博自六經百氏古

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
之說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瞻常直紫微閣
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部
作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
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
則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寔歟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十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一

宋 劉敞 撰

賦

秦昭和鐘賦

并序

祕閣有秦昭和鐘形制絕異其始得之豳雍之間其銘首曰不顯朕皇祖十有二公云云其藏于冊府久矣予因為之賦

直集賢院作

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蹤哀三代之逾遠美昭和
之寶鐘何形制之瑰譎駭觀聽之鮮同上盤擘而天矯
若騰蛟兮升龍下紛結而扶倚狀菱華與芙蓉彼僻陋
之小國曾鑄作之絕工非以其銘祖考之休烈交人神
之肅雝者哉越干祀而獨存兮俟有道而一見諒鬼神
之圖佑兮謀盛德之幽贊夫固夏聲之所出兮襲二周
之餘徽苟延陵之既沒兮哀知音其為誰詢歎識之尚
傳兮邈沮頡之遺迹世行隸之趨俗兮又雖久而不覲

響沈潛以寂默兮文幽晦而蔽匿鮮人情之好假兮在
獨異而為謫幸蒙君之厚德兮發陰壤之祕封去瓦石
之污處兮歷君門之九重庇高閣之虛爽兮參衆寶而
見容儷笙鏞以干際兮終詭時而不逢審則而儀量兮
尚毋惑于權度推律而攷鈞兮猶將謹夫韶護等棄之
而勿庸兮喟觀者之未悟保厥美以安處兮焉惆悵而
懷遇

柝欄賦

圓方相摩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枿
櫛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
附枝匪其勞兮密葉森森劔戟鏗兮溫潤可親廉而不
傷兮霜雪青青不凍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彊兮被髮
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所妨兮苦身克已用不
失職兮磨頂至踵尚禹墨兮黃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
承天孔武且力兮懷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衆木如繩
墨兮播棄蠻夷反自匿兮邀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君

子吾將以為則兮

罪歲賦

并序

星傳曰歲星所居五穀逢昌又曰其國不可伐
伐之反受其殃所從來遠矣自去年而歲旅于
鳥帑及今暮焉鳥帑曰翼軫翼軫楚也自黔中
至于長沙自鄢郢至于鄂皆楚也于歲星至之
日郢大水壞其兩邑其後黔中長沙之蠻皆叛
所殺掠編戶不可勝紀吏士死者數十人廝役

扈養死者數千人今又大旱安在其逢昌且不
可伐也予甚感之作罪歲賦云

昔余受命于聖哲兮謂天道其不吾欺何重華之莫予
諒兮忽乎使予以交疑歲涸灘之南征兮旅烏帑以徘徊
美替史之有言兮曰允慶而無菑皇天既付至仁兮
固下民以為歸忽不察予衷兮紛多故而逢殆民離散
而震愆兮洵擾擾兮晦在何向者慕用之誠兮今顧為
此敦害水與旱以並爽兮中與外而交悴天蒼蒼其不

言兮吾誰與鑒夫賞罰吾初惡夫佞人兮在邦家而必
聞羗名是而實非兮苟以濟夫不仁何重華之昭晰兮
猶有此之不情棄終古之所守兮喪厥初之令名察重
華其若茲兮又况三苗與驩咬寧世道之交喪兮余壹
不知其郵入周章兮帝廷出旁皇兮兩垣哀蠢蠢兮下
民君胡悅而宴安祛君蔽兮任忠敷大德兮無窮降福
兮穰穰憂民兮慄慄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終也

病暑賦

伊年六月天久不雨陽亢而不能反陰竿而不能舉赫
兮歔歔上下瘴暑其中人也墮蜉鬱蠖若暝若曜若烹
若灼若病大甚而不可救藥若壯士之困而草之解縛
若昔酒之醒若毒蟲之蠶若漬膠漆若債溝壑若商之
季慄乎厥角若秦之傲無所措手足目眩白黑耳亂清
濁噫其甚也哉彼天地之上信有所謂造化者耶陰陽
之樞信有所謂陶冶者耶一動一靜信有所謂橐籥者
耶彼其鎔之爍之炊之沃之萬物職職其所以作也耶

惟其若是是以少者且壯而老矣鮮者且花而槁矣若膏之燃若薪之傳若影之改而不見其朕焉豈不悲夫孰能違俗之昏昏去物之汶汶歎大莫之所極超無有而獨存亘萬古而一息兮吾請從其後云

離憂賦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惻惻以自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蒙蒙而就翳氣貿亂以輾轉兮形爽沕而荒瘁信民生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摯知隕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

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
分諒投艱以遺大胄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下
天漢而逾熾兮啟東藩于大彭國交誼以泯替兮賢辟
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處兮汜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
受福兮祖來儀于太平伯彭城以來凡
三徙皆江南友羣龍以登績
兮敕休命于遠夷兆別子于都邑兮更名教于京師繇
清白以象賢兮爰頽慶而厯茲馭長策以適駿兮周窮
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變變服而來嬉中心實使

生外兮謀大道之難推惟保姓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
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
不克荷而為罪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傴僂而違殆忽馳
思于昊天兮又寤擗而自懟發與齡以交永兮旦命訴
而罔害涼不肖而邁愍兮曾夫人之髣髴原本始而罔
豫兮心沸湯以崩潰覩履厚而戴高兮顧久生其誰賴
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覩于顏色兮
豈餘生之足留中恍惚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

可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
騫父以寡尤

在陳賦

并序

予讀孔子世家蓋三至陳皆困焉及他傳說亦
徃徃言孔子在陳事竊以謂賢者辟地翔而後
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彼其明聖則宜有以
先知無顛沛之憂矣然而動離厄難至于門人
加踈喟然思歸遂終不寤何哉予甚惑焉作賦

以辯之

陳州作

循太昊之故墟兮撫上古之遺風世超絕而莫紀兮竊
獨悲夫孔公在天縱之將聖兮亦何所其不容周四海
而歷聘兮汜棲遲于此邦似先迷而後得兮反過涉而
為凶方從者之告病兮門人愠而加疎雖藜藿有不具
兮死與生而雜居麟傷足于鉏耨兮龜見縻于豫且處
陷阱而不知避兮謂聖智其焉如其身之不皇恤兮庸
後世之能圖游中國莫我信兮在蠻貊而行乎吾誠疑

此二三兮亦君子之病諸惟微服以過宋兮又接浙而
去齊詭蒲盟而信邁兮臨晉淵而思歸狂狡無所信其
謀兮奸邪不得以遂非亦何先覺之昭昭兮至于今而
忽迷信天命之固然兮亦人事之未盡非驕氣與矜色
兮謬伯陽之所徇儻修身以飾智兮惑任公之幽訓不
捐盡而絕學兮傷萊子之深吝時滑稽而倨傲兮自嬰
嬰而患進夫大白必汙兮大直必曲費章甫而適越兮
諒求榮而愈辱天下多大國兮何必安此陋俗謂舜後

為庶幾兮曰不知韶之已亡明楛矢之遠集兮既驚愚
而駭狂不德我以刺譏兮反仇予以甲兵鷓鴣之智不
給處兮千古之愚而知來孰有誠明之全德兮顧臨幾
而惑哉信天命之固然兮迨無妄而為災所貴松栢之
特操兮非以其在春夏而青青必將歷歲寒而後彫兮
斯可以見天地之炳靈且夫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孰知
夫桑落之下兮乃春秋以終顯感吾黨而懷歸兮聊舒
憂以淫衍躬木鐸而周流兮豈戚嗟而思反

奇羊賦

并序

今年有貨藥于市者牽一羊有三口觀者異之
或謂物有同類而殊名六合內毛羽鱗介不可
勝紀也其罕見者人則怪之此儻自一物而未

必羊也為作賦訂其意

庚子作

伊造化之播物兮猶巧治之曲變雖軫轡而紛錯兮亦
同形而相嬗何茲羊之瑰異兮邈獨違于天理孰祖胄
之自出兮不屬毛而離裏察飲齧其如衆兮駭形貌之

特詭岳兮運頤察兮嚼齒剛外柔中名祥實毀安芻拳
之近禍兮衆樞機以便己彼率然之救首兮雖謝害而
弗如虺爭利而自傷兮愧厥貪之有餘揆四氣之平分
兮察五緯之盈虛萬物莫能兩大兮是冒德而至于斯
體離明之炎上兮曾何視之不遠象兌說之引吉兮又
奚很之甚反抑神靈所不化兮宜茲世之或鮮儻殊方
之異稟兮固非吾人之能辨或曰士之怪羴羊兮殆季
孫之所嘗得無將聖之玄覽兮夫孰鑿其肝鬲或曰羊

之神獬豸兮自堯時而來覲蔑庭堅之明允兮尚焉許
夫枉直試刑之而不嗥兮諒以判夫羣惑誠存之而勿
論兮慕哲人之遺則

下令如流水賦

以令順民心如
流水矣為韻

因人而治惟德之優下令而順如水之流蓋有悅從之
美而無底滯之憂命苟出中勢殆無于反汗理符趨下
速奚止于置郵稽昔伯臣誕修人紀謂君者所以出令
必先于得衆令者所以馭俗故譬之流水得其道則萬

方咸若猶川之決焉失其義則千里違之如澤之壅爾
必也訂謨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有淵源之喻下無墊隘
之因先甲後庚示國彛之必信開物成務俾王澤之咸
均且夫政不出于上則民無所軌令不行于下則君失
其勢欲其出于上莫若壹而止欲其行于下莫若順而
已是以喻彼旁流達茲至理下而忘返源于君豈源于
山乎逝者如斯漸于人不漸于海矣取類為密貽謀孔
深蓋憲度者國之紀而主上者民之心乎號未明戒泉

流之昏敗遠猶斯布畏川壅之為臨邛弗從遠無不
順四邦之內泳其沫窮海之表蒙其潤木鐸修禁譬決
蒙而就卑象魏觀書法行險而有信如是則君之發令
也可不慎夫令之于國也奈何忽諸焉有水逆行而物
無傷者令廢格而國不亂歟與其亂而救于後孰若詳
而慎其初得百姓之歡曾建瓴而何遠斫諸侯之慮非
赴壑而焉如已矣乎功以衆成官以理盛未有違衆而
功遂越理而官正故君子于流水必觀焉以其有似于

令

登臺觀雲賦

以書其禋祥以
為歲備為韻

天事見象人君順時登觀臺而謹爾侯雲物以書其陟
茲累土之居非求自佚占彼垂天之狀庶或前知古之
為邦敏于節事蓋陰陽之數不可以獨越則水旱之變
宜先其未至升高而望是臺也固經始于子來推象而
言彼雲也可逆為于歲備貴若侯氏尊如天王並有事
于覽觀示察微于禋祥誠由慎德者固務民者昌峻或

九層豈憚煩于陟降變惟五色殆無惑于豐荒若乃日月分至春秋啟閉氣動乎下而雲為之出祥見乎上而物莫能蔽于是儼君儀以居高詔保章而占歲義殊臨國固無魯史之譏志取望氣允協楚臣之說豈不以先天者天所不違憂民者民亦說隨故登臺也可以知勤民之至觀雲者可以見奉天之為因爽壇以四通高為貴者辨郁紛之萬狀書用識之母以臺為舍其意甚美母以雲為遠其應甚通胡不揆厥攸建察其所以備不

虞者善政有焉無遠慮者近憂至矣故漢明復古見頌
于孟堅魯僖秉常取貴于左氏稽合典禮昭明策書非
臨下之為樂益恤人而有初寓目以觀陋章華之奉已
非煙是紀類河廣之跂予彼執同律者聽軍事之吉凶
序星辰者詔天文之精祲雖均先見之美本非南面之
任固未若躬靈臺而候五雲順四時以施禁

無可無不可賦

以聖人之道應
物無方為韻

有能有不能之謂賢無可無不可之謂聖賢也者擇善

而固守聖也者體神而終靜萬物並作無得稱其名億
變齊同莫不盡其性且夫自然為質不測為神尸居而
龍變天運而日新能體全德是謂至人故雖有取捨其
迹難窺雖有去就其情不私寂爾任物汎乎適時且若
是而已矣曾何足以間之是以語著仲尼之賢毋意毋
必詩頌文王之美不識不知豈非可否者俗之明變化
者聖之道游于俗內者須有適而有莫躋于聖域者亦
奚醜而奚好序才而處彼誠一曲之人與化而遷此蓋

上天之造其大也無為其行也善應體達節以素遊觀
萬物以交勝進退有義可以其理求用舍無常難以其
類證是故雖柳惠之并容伯夷之不屈各自守于一節
詎兼通于庶物夫惟抱惟睿之識應變而不窮蹈無名
之方旁行而弗拂且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可世之所謂
愚者未必愚故信其可而作將同乎芻狗指其愚而去
何異乎守株必也行無轍迹獨與道俱苟出處之非地
豈汙隆之在吾智絕自私信能周于萬類大斯容物亦

允奉于三無得是道者靜而聖動而王蓋舉一而廢百者陋賤彼而貴我者亡苟非聖人之性也孰能若是其無方者哉

我戰則克賦

以仁義行師何有不克為韻

以仁合衆以義濟師內輯和于中國外震懾于四夷當之者失其據動之者悅也隨故曰我戰則克其義在斯且夫以道德為藩以禮讓為國以忠信為用以仁義為力故守必有威動則能克蓋威也無暴彊之名克也非

權詐而得在乎審所治修厥誠使民愛之若父母而敵
畏之如神明若是則綏之而服令之而行決機兩陣之
間孰能違我制勝千里之外敢有爭衡且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何衆人言之甚難而君子用之反易蓋言之難
以其有後患行之易以其無死地無死地故雖柔而必
彊有後患故雖勝而不義籌于廟堂之上寧越余心陣
于原野之中罔違朕志且彼憑其衆則不加我民恃其
勇則孰若吾仁故金鼓之聲未之能以會旌旗之用未

之能以陳然而必敗之形曰兆于勅敵獨克之勢方在
于斯人是以堯伐三苗禹誓羣后高宗討叛于鬼方周
武致戎于商紂念刺伐而豈無謂奔北而則不乃知戰
在勝不在多術在德不在他是以棄天時與地利貴王
道與人和四國順之顧獨夫其安往上帝臨汝非大凱
而如何若是失吾道者棄其衆敗其績亦孔之醜用吾
義者保其國伏其敵于戰何有益用不用之間為克不
克之道是以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何功業之可偶

孔子佩象環賦

謙以比德取其無窮聖人雖明而若蒙雖盈而若沖卻
佩玉以居讓用象環而飾躬生而知之謙不期于此德
文為貴者義可見于無窮原夫服物者常士之儀佩用
者衆人之飾左結右設所以助成于儼恪退揚進揖所
以豫防于淫慝然而非上聖之法豈中庸之德故我以
象為佩因環作則瑳而備用識純粹之積中循之無端
妙變化之不測豈無珠璣惡夫尚竒豈無金碧為其異

宜獨資巴浦之美外協聖師之為昔以賄而焚軀吾無
取爾今中規而成象禮亦宜之豈徒觀夫祭如英瓊結
以綦綬參逢掖而並用約華組而獨受徑雖五寸以文
理而獲稱佩可終身由旋相而見取然則服稱其貌之
謂中禮德過其飾之謂好謙陋白珩之致侈抱素修以
無嫌容止可觀治獸齒而為用肉好若一偉儒服之相
兼雖無鏘鳴之音吾見其美雖無希世之價吾貴其理
蓋退讓者君子服焉易簡而王事得矣豈非抗違節之

休風導將聖之深旨飾櫛劍而崇武未可儼倫佩緩珮
以斷疑胡能為比象者何如由象表而名諸環者孰謂
自環中而錄夫游心于象表則合乎天縱應物于環中
則契乎道樞嘉名體之脗合諒竒表之獨無盛服以行
初訝執規之子鞠躬而至適同反絕之夫嗟乎微言既
亡去聖彌久蓋思其人則想見其為狀玩其服則兼明
其所守有旨哉賦仲尼之象環不然則不

季春出火賦

以季春出火象
天為之為韻

國有常憲月當季春俾出火以便俗示奉天而牖民治
歷明時占心宿之昏見範金合土順炎精之日新眇觀
古初啟迪法象星之神也猶隱見之有序火之利也宜
出納之無爽蓋天人之相與或精禋之交蕩得不慎爾
日用戒茲炎上著于月令候建辰而勿逾倣乃官儀敕
司燿而攸掌用能與世垂法授人以時仰列舍以欽若
率百工而悅隨察夫日月之交歲既單矣謹此陶冶之
用民咸從之肇自五帝至于三季雖建國之不同其修

火也無異蓋以稽合乾度丕承天意且謂阜財之道貴節用而遵常燠物之功罔奸時而邀利是以及大辰之初見因成象之自然奮木鐸以修禁正夏數之得天大則焚于草萊符戴氏之舊記小亦鑽夫榆柳協鄴子之遺篇噫為政者毋慢于從辰制器者勿亟于行火慢則匱民而乏用亟則爭明而取禍故相土正其序商人因而勃興子產失其常士弱議其不可非夫識蹈先覺智周百為歷春秋而協紀奮淳耀以從宜又安得百姓與

能咸富陶鈞之化六府交正蔑聞災燁之期彼候西陸
以啟冰占定中而揆日或義專于薦享或功止于宮室
豈若詔司存而火紀時焉器用于是乎出

王配于京賦

以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為韻

大哉天祚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
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夷面內知聖德之無疆
且昔者羣雄紛爭五季辱忒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
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翹逝怙惡者喪其巢窟

德日新為善者得其職于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
戎以歸獸曠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蓋罔有于不服封
禪之禮猶未遑乎聿修克成大勲用集先帝丕顯元德
發明王制上則升中于天下則作程于世故創業如彼
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
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
實對越而在上茲通駿而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
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濛涌而

易豐憲度著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帝在天而克
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于丕承同禪之靈美姬公子
裒對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
越無名之蕩蕩返茲世之于于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
鎬攷于徃者將孰先于後都客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
輔景鏘兮有赫天子恢聖作兮祇通祖考垂矩矱兮萬
有千歲永欽若兮

貴知我者希賦

以知我者希其
貴多矣為韻

衆所共知者其器小人鮮能察者其理微故聖人不從事于俗老聃貴知我者希和其光同其塵毋卹驚民之怨出乎類拔乎萃豈嫌舉世之非然後觀其操之嚮嚮見其德之巍巍已古之聖賢以賤為在人以貴為在己蓋審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理是以不同譽于流俗期度越于諸子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未遘真賞雖多亦奚以為忽逢知音有以少為貴矣且夫在邦必聞者斯佞人之行也遊世無悶者惟有德者能之如是則

苟患乎不立無憂乎弗知遇非其人則同舟有胡越之
異得其所謂雖萬世猶旦暮之期物固有密不若疎衆
不若寡與其顯于常士孰若稱于識者盡獲下流之譽
我必其辱焉一遇忘言之知吾見其珍也譬夫荆山之
璞以非寶見欺魯郊之獸以不祥獲疑及夫被旌于卞
氏見賞于仲尼然後一角之麟後王明其瑞矣連城之
璧歷代仰夫溫其況乎道之精者可以神交不可以功
計意之微者可以心照不可以言謂是以知之彌衆者

其術彌下識之愈希者其身愈貴亦猶巴人之唱苟下里皆可以繼聲虞韶之音非至人不能以忘味豈德與世邈者應必少技與衆同者和必多而易求斯賤也已少則難得非貴如何嗟乎世之士務于人之知而不計其不可急于己之貴而不悟其在我將市義于比周而銜名于衆夥斯人也鄉原之徒歟道奚由果

三命不踰父兄賦

以內朝治親尊卑以齒為韻

元聖制禮內朝治親屈三命之殊寵後先生于下陳受

位造庭義不踰于父行循牆盡禮恭無亂于天倫古訓
與稽舊章為美正外者必慎其內化遠者亦資于邇由
是敕公侯以惇睦自燕朝而基始班異官爵位雖極于
命卿誰無父凡理自宜于序齒踈不凌近卑不瀆尊修
之廷內而君臣之叙立達于天下而孝友之教存車馬
之賜雖優豈無定著長幼之倫勿廢以詔後昆然則百
官踈也故朝于外九族親也故治于內于外故右賢而
貴爵于內故尚親而立愛貴爵然後知王官之不可亂

立愛然後見人道之不可廢禮或三賜親惟一槩若弟
若子敢介寵而自矜有尊有先宜適卑而少退肅肅合
族雍雍在朝飾情文而皆盡戒容貌之有驕名位不同
彼鄉飲也或不齒之為尚少長有禮此宗室也宜入事
而勿佻且夫事父嚴則忠可資于君事兄謹則順可達
于治故尊尊貴貴者禮之叙親親長長者仁之至奈何
治其外不修其內有其一遂慢其二爵雖元士非父黨
之可踰位絕諸昆亦鴈行之相次職在庶子教成有司

示訓民于親愛昭辨等于尊卑想攷父之益恭由茲可見雖唐堯之惇叙捨此奚為是謂人之大倫國之元紀以睦兄弟以親父子貴無驕汰之失賤有和順之理故曰正家而天下平非此則何以哉

士摯用雉賦

以相見之禮庸雉為摯為韻

士之相見摯以為儀必用雉以將命取擇交而有時見于所尊常難進而謹爾執以自致示守介而如之伊昔聖王慎別名類知禮之貴者毋褻欲人之交也有義由

是遠取諸物必依于摯四民殊業士獨有于常心六禽
異名雉可昭于尚志將使謹爾攸執慎其所從深明出
處之趣無煩左右之容志恥懷居擇文禽而章物義羞
屈節視疏趾以思庸且夫無因而至者殆或可疑非禮
而動者何足為見必將稱摯以仗信飭躬而進面雉實
有別士非自銜從大夫之後秉殊羽舞之為游諸公之
間拱若山雌之薦豈非用舍殊檢尊卑異宜仰羔鴈而
非僭顧雞鶩而若遺潔已不汙取象爰資于禽作多文

是富著誠足驗于離為然則可殺不可辱者人之賢易
得而難畜者鳥之美將因物以昭德故習容而奉雉是
以周公創典咸等于諸臣虞舜省方特稱夫一死彼佩
瑗玦者但旌于屢斷秉文行者或示于有章豈若煥翬
翟而拱揖盛辭讓之交相事賢友仁我則達剛毅之節
書名委質我則示耿介之方惜乎古風既渝澆俗寢啟
進則無仗節之教退則多競進之禮吾乃知摯雉之儀
為國家之大體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

宋 劉敞 撰

賦

御試戎祀國之大事賦

戎在禦侮祀專饗神皆有邦之大事豈庶政以同倫宜
社而行外伸威于殊俗受釐以報內均福于生民蓋所
謂朝廷之先務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經發揮至理

政有常法事或殊軌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馭神者莫如
祀善師不戰諒治體之孰加精意克禋春彝倫之莫擬
是故將命武事也必有歸朕將格神貺也必先執牘蓋
大其所當大尊其所可尊干戈肖躬信丕經之斯在玉
帛薦德微末節以同論然則治道有後先國務有大小
威四海者兵為急敎五經者祭為最民神之事不一皆
以底和平腥熟之俎不同皆以福中外故聖王勞意于
用衆致誠于逆禧動則謹爾下皆仰之知夫事之大不

在于彼禮之重莫先于斯亦猶仲尼陳三慎之端惟齋
及戰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與師用能祭典不好天威
無隕或謹以進昨或重之受脈邇遐一體懣武節而服
從上下交歡欣德馨之明允故曰聖人之祭不能獨豐
天下雖治亦將禦戎大而慎之則蒙福細而慢之則亡
功謹禁暴戢兵之機惟政之本明昭孝息民之義何治
之隆盛哉丕冒羣生欽崇大節非戎無以威遠非祀無
以著潔故蠻夷服而鬼神饗焉有以緝熙于鴻烈

化成殿瑞芝賦

以天瑞明德芝
秀於殿為韻

惟皇四世德茂洽乎無極仁化昭乎上天伊中宸之祕
地擢靈芝乎盛年徒觀其萃寶玉浮紫煙浸瑞露涵靈
泉華煜燿居蛸蝓蓋所謂非致而致自然而然者也始
其禦人獻祥宮童效異按以神謀藉以天意參以人事
驗以孝治伊化成者所以昭德至于無窮亦芝秀者所
以見美包乎衆瑞是謂道與之貌人與之名騰茂實飛
英聲昭絕代煇後生金為之華兮玉為之英報景貺融

休明揚盛德誠至誠帝錫之命兮神儲之精悅爾而就
條馬而榮豈蕩蕩默默不知其力天台以三秀為竒銅
池以九莖夸德語地則幽鄙較美則昏昃豈若功就三
后上陟于帝廷氣涵九重中位于樞極于是天子怡爾
而念茫然而思且曰見瑞而怠者雖于災變無以異矣
聞美而勸者吾與大夫其勤圖之乃命吉士實遠夷捐
不急之務隆日新之基夫然者將以升介丘之禪修后
土之祠豈獨堯仁如天紀生階之莫莢漢道雜霸詠齋

房之紫芝而已哉于是擊壤之臣稱而言曰靈芝伊何
有德斯秀昔聞其傳今遂于觀濯淳治于風俗熙元化
乎幽陋是宜薦郊廟垂策書被金石昭樂胥使同穎之
禾不能遠過連理之木無以加於亂曰宋治有道自天
眷兮祥氣回復于斯殿兮萬有千歲尚無變兮

后非賢不又賦

以君得賢者而後字又為韻

歷選上古究觀盛君將圖治以無非忽得賢而未聞兼
聽萬機思降衷而俾又敷求多士貴圖任而成勲發揮

舊經稽合至德民不能自治待君而率教君不能獨化
待賢而宣力是以博選羣智仰成衆職同體之密若股
肱之自然注意之勞期寤寐而必得此所以流化率土
熙功上天高拱而物服不言而教宣豈非為之用者衆
助之治者專聚精會神增固本朝之重創業垂統盛推
當世之賢且夫外輯四夷內懷中夏一人之明也當戒
乎遺遠萬乘之勢也率難乎逮下釐爾天工屬之能者
使甚盛之德覃及乎方隅無窮之休丕承乎宗社以此

見非明君母以得士非賢士母以康時譬猶濟川者假力乎舟楫禦侮者因備乎藩籬其具修則其事立其用闕則其功隳然而臨政而失人無足觀已捨賢而望治不亦遠而是以聖王總覽英雄旌別能否仄席思進詢謀虛受重祿賞以勸其前遠讒邪以固其後名澤純粹士得以願忠功烈昭明下欣于戴后且虞舜之聖也由穆穆而興文王之仁也以濟濟而寧蓋好善者得民之大略籲俊者事帝之丕經一德永孚實茂宣于聖職衆

材並用彌上燁于君靈盛矣哉
非后罔安后非賢孰
又毋舉枉以亂直毋損正以盈穢庶幾乎太平之功垂
萬世而不廢

觀遠臣以其所主賦

以視其所主人
豈瘦哉為韻

善不徒立德常有鄰將盡遠臣之趣必原內主之因來
寔于王信無迷于懷寶深察所館可不誤于知人原夫
士無懷居居無常所欲精覈于趣操宜究觀于出處蓋
夫人之過猶各于其黨士之窮必視其所與翔而後集

既觀國以來斯為之先容庶推類而及汝誠由攷行于鄉里者易察擇臣于羈旅者難知故論其主也則情可見攷其交也則行不疑仲尼悅司城之賢德斯著矣商鞅因景監之嬖禍亦宜其固未有仁者而依于不仁義者而寓于不義明君則以此而鑒其下智士則以此而引其類爾慎已歸衆將彼視譬之烏矣猶有擇木之稱豈伊人焉而謬託身之智然則居上而治者知臣則為優自外而至者無主則不留思得臣必自遠者始思觀

遠必以近而求覽乎德輝雖疏賤而何有實于私館識
邪正之焉廋故曰善以彙征物以類聚士謹身分誠難
乎所寓君相士分亦先乎得主譬若聲之生響清濁之
不欺影之附人曲直之可覩此其分也豈或亂哉是以
四方之賢可得而官使一介之士彌務于朋來困雖旅
人苟自他而有耀善得常主將藉外而論才已矣乎親
仁實然附勢則豈諒喪道兮固久曷知賢而無幾孰能
舉而行之亦庶幾乎卓偉者哉

圭璋特達賦

以圭璋特達昭
德之至為韻

禮崇朝聘器用圭璋推至珍而在御昭特達以為常抗
瑞節而來儀含章有耀先庭實而自至比德彌光察舊
典之遺文窺盛王之懿則圭以底信璋惟輔德朝而至
則上公之饗王后聘而用則諸侯之交邦國雖有皮馬
之幣莫得而同升雖有黼黻之珍不能以致飾何哉內
不足者藉外以見美質有餘者畧文以効竒我用至寶
爾捐末儀自玉人而作矣及賓禮而陳之慎其獨焉有

君子之象少為貴者協禮器之辭徒觀夫辨物乎行人
正名乎典瑞虹氣溫潤珍光純粹陳其數雖待人而彰
備其用不因物而致琢八寸以旁達豈貸之多冠四器
而獨升維德之至且夫結好莫如聘尊王莫如朝斯禮
也由玉而後達斯玉也因禮而孔昭天質顯印以難得
而稱貴繅文絢耀雖專達而非驕然則王者之制有尊
卑天下之理有本末苟尊矣卑安得而並及是本也未
不足以上達因方挺質無一物之可偕判白凝輝非衆

珍之能奪噫幣美則禮幾乎沒德盛則物莫能齊此所以專尚于寶鎮特旌夫半圭彼束錦加琮何相湏之密白鹿薦璧何競進之迷貴賤于此乎分媿惡于此乎識譬夫體道者無待而素遊性善者直前而自得則夫學禮之人何怪夫圭璋之特也

享禮有容色賦

以因聘行享容
色可觀為韻

聘既盡禮享難極恭儼多儀而將事發和氣而盈容庭實序陳嘉奉辭之遜悅賓榮改觀知飾貌之肅雍古之

諸侯交于鄰國其聘也珪璋以申信其享也璧琮以往
德信莫如固則示之誠慤德莫如厚則論之文飾然而
誠慤難以見故嚴其狀貌文飾易以明故逞其顏色儀
不及物諒君好之益隆和以宣心何天機之自得想夫
肅肅宗廟顛顛國賓能曲直而赴節毋怠荒而亂倫鞠
躬之慎也豈不誠善致享之歎也吾無所因奉幣入門
有舒揚以率己升堂受命靡促數以臨人然則隆殺者
禮之不同文質者儀之可象致辨異于賓主戒猥并于

聘享糞子襲而今子謁見美可推正爾容而悅爾顏參和足仰且夫臣之致使也過恭而奚害客之結好也非嚴而何觀蓋夫弛張者所以為文武之道茂悅者所以昭邦國之歡寶四器以同升體盛則文縟率衆介而將事心廣而體胖是以上不為縮縮之矜下不為愉愉之盛先私覲以致獻聳溫顏而承命上觀儀禮周公舉此而著經近察魯論仲尼法之以行聘豈非厚恩惠者享不可以闕遠暴慢者色不可以輕必在修采章而時當

和體貌而躬行且異察祀于神專尚恭之說會同于國
檀主謂之名此蓋盛升降以示人踐行色而在我濟君
靈于輯睦戒臣節于輕惰夫如是享禮之有容奚適而
非可

右射騶虞賦

以右射騶虞天子之禮為韻

射于右學歌以騶虞示君儀之至重識文教之誕敷王
在西郊爰舉尚功之曲聲依九節以成觀德之謨伊昔
武王既平商紂未革新禮幸遵祖后其習射也欲偃武

而興文其居學也姑賤左而貴右詩樂之節雖遠及于國風臣主之儀毋下瀆于狸首想夫主歸自鎬天方授周外飭萬乘中嚴七駟眷西學而戾止法澤宮而載遊乃習斯射曰昭厥猷弧矢之威所以服四海揖讓之禮所以懷諸侯苟微仁聲安取正己不有嘉樂孰明盡美故必攷律度于太師辨等威于天子勇非貫革取服猛以示人巧在循聲明備官于同軌且夫射也講德而繹志序賓而攷聲內可以教士外可以事天習非其地則

禮失而亂聽非其節則樂流而偏是故因商人養國老
之方抗侯有所奏召南應鵲巢之什舍拔無愆用能上
有常尊下亡僭禮遵國郊而西顧闢儒宮而洞啟彼或
教胃昭尚右于質家我以和容歌得賢于治體豈非事
為之制物有其儀國之興也建學則不暇王之射也于
左則已卑慎所習者誰能間之號稱瞽宗豈特育材之
用禮行君鵠必先彼茁之詩稽仲尼之遺言偉宗周之
善化急于誘民也故因先代之太學篤于尊王也故正

列侯之左射聖人之治世也蓋皇皇然豈苟悅于自暇
哉

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為國厚于養賢故鄉飲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
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肆三官始拊風什以居先
攷辨儀于古經得嘉言于達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
而迨下燕雖示惠宣合樂于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于
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

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王由是獻酒
于阼席工于堂庶令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
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闕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
飲酒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少宜乎發
德于民上永言于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
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不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
也教讓以為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
三加爵并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

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德容之交舉俾兆衆之飲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乙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領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陋處其位者究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

不下堂見諸侯賦

以觀禮尊君不下於堂為韻

諸侯北面天子當陽義蓋專于尊主儀蒞聞于下堂順
命于王爾有盡恭之節受享于廟此無思降之常原夫
制有萬國必依于順時序四朝必示之信所以昭上下
之交正示威懷之至慎焉有親屈至尊下從肆覲矧秋
見之最質貴君儀之特峻儲精蠖濩俟輯瑞之來升高
拱穆清觀入門之序進大節斯著稜容不繁下屈體而
彌謹上抗威而益尊萬玉前趨伊述職之無燕九筵洞
啟奚降階之可言蓋覲也所以比天下之功堂也所以

示王者之禮必毋損上以益下是謂正位而居體臨軒
自若仰德度之顯顯當辰不遷俯駿奔之濟濟用能制
爾多辟宗于大君思體貌之無褻自廟堂而可分擴詔
交相焉取就卑之誚威顏咫尺曾微去所之勤不如是
則朝廷之勢易凌臣主之節不厚易凌則生犯上之漸
不厚則多苟簡之咎豈若謹入覲以為常謂倨見而則
不車馬效貢序臣職于蕃宣被袞居高儼天姿于戶牖
得非正遠在乎近慎終戒乎初修之朝會而易干之制

定謹于廊廟而陵僭之患除專九尺之崇高儀惟謹爾
定一王之制度世得據於丕宣國經揮綽皇化惟覲也
有貴于師事斯堂也非美乎能下獨不見夷王之亂典
常凌遲而至于五霸者哉

路寢聽政賦

以君居路寢而
聽朝政為韻

朝位非一邦儀必分稽辨方于路寢資聽政于人君深
居法宮聳顛昂之上德總攬幾務集丕遠之洪勳古之
大猷禮存異數朝廷有內外之辨必為之定位宮室有

游燕之別宜慎其常度於赫太寢維親庶務政教于此
乎成號令于此乎布收視反聽雖深處于虎門安上治
民將率遵于王路業業明后巍巍廣居誠制治而欽若
豈便安而自如高拱內朝思無求于出位究觀治體制
必便于宗予大則四方之風小則一國之政舉而失則
民受其弊行而當則世蒙其慶安得不儲思乎凝嚴養
神乎清淨間于戶牖曾靡宴惰之容垂其衣裳是專法
度之正且夫尊而不可不慎者位也是君之儀貴而不

可不勤者政也是國之基故必嚴其所啟處謹其所施
為然而外朝則已遠小寢則已卑酌是中制垂為典彝
恭己五門之中人皆仰止厲精萬幾之會政靡殆而是
何垂憲有邦裁儀廣廷託民上以臨御躬日昃而觀聽
是使獨化陶鈞之表物莫能違游精巖廊之間治將自
定然則路大名也示君德之孔昭政本務也貴民事之
不佻必推重于正處表克勤于視朝獨不見齋居決事
者漢宣之賢取褒于史策應門失守者周康之過興刺

于歌謠是以為君外統百官內嚴正寢辨居處以勿貳
專聽斷而有稟宜乎天子諸侯遵以為常見治道之必
審

郊用夏正賦

以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為韻

王雖有三郊則惟一因正歲之更始卜上幸而協吉聖
人饗帝禮莫重于感生夏數得天氣遂迎于長日原夫
損益殊世質文異宜謂治人之政則可得而革奉天之
禮則無得而移必正其節必嚴其儀五精不同雖各祀

其祖出三正非一而咸貴于夏時若乃歷告王春律回
人統天地之氣交泰陰陽之和錯綜驗之于卦三者者
效已明參之于天大報之儀可用于是天子對越在上
親見于郊席以禋秸器用陶匏因天事天則發生之侯
為稱禘祖配祖而肸蠁之靈可交故曰祭莫重于時時
莫先于孟將修嚴父之饗必用前王之正蓋所以欽若
昊天迪知帝命用祈農事順啟蟄而布和將擁神休迨
發春而施令然則周以建子其陽尚藏商以建丑乃地

之方皆不足以逆繁禧于吉土格上靈于彼蒼是以稽
合祖后發揮盛王統和天人是資出震之始降興上下
聿為嗣歲之常古之制也此其盛者德非王不足以興
大禘禘失時亦何以格純嘏故魯侯博卜春秋譏其用
郊顏淵問邦仲尼告以行夏得非祭祀之典貴乎咸秩
沿革之制美乎登三順天時之資始見王道之相參夫
然則郊之用夏正也蔽百代而無慙

公是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

宋 劉敞 撰

騷

逐伯強文

并序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醫來言曰今茲歲多疾
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為疫者故
逐之

皇皇上天兮浩浩后土厥生孔繁兮其施其溥陶陶仲
夏兮草木蕃廡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靈兮上
帝是仁天子孔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秕政兮下無悖人
鄰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強何為兮孰畀以政反世五
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既喪其盛白黑眩瞽兮孰
營其正謂壽反天兮謂康反病仁義無益兮苟且為幸
嗟爾子強兮其獨何心絕世和氣兮俾民不任上天孔
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固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

兮靡所避雷公驅兮風伯遊嗟爾子強兮何所詣南有
蠻兮為寇為逋西羗戎兮恃艱自虞天子孔仁兮靡馬
畢屠子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
兮顛倒思子

屈原報辭

并序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于屈原譏原好報辭
習尚之因以鬪傷溺死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失
愛民之道其意誠善也然競渡非屈原意
言

不競渡則歲輒惡者訛也故為原作嘏辭以報
祝明聖俞禁競渡得神意

維時仲夏吉日維午神歆既祠錫辭以嘏曰朕之初生
皇揆予度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逢遇離
愍被憂天不可訴宗國為墟寧敢自賊惟朕忍生豈不
永年悃悃荆人是拯是憐赴水蹈波歲不廢旃既招朕
魂巫祝昔先豈朕是私將德是傳淪胥及溺初亦不悛
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為義婦弔其夫母

傷其子人訛其端指予以詈予亦念之其本有自昔朕
婢直不為衆下世予尚之謂予好怒昔朕不容自投于
江世予尚之謂予棄躬既習而鬪既遠益謬被朕偽名
汗朕以咎朕生不時亂世是遘民之秉彜嘉是直道從
仁于井朕亦不取汝禁其俗幸懷朕忠好競以誣一何
不聽我實鬼神民馬是主其祀其禱予之所厚予懼天
明馬事戲豫予憫橫流馬事競渡予懷堯舜馬事狎侮
汝惟賢人曾不予怒徇俗雷同譏予以好履常徇直切

諫盡節人神所扶未必皆福去邪即正何以有罰曾非
子懷可禁其偽毋使佞臣指予為戒錫爾多福畀爾龐
眉使爾忠言于君畢宜

寄胡二因甫

我思友人兮在江之臯去我無所兮遠哉遙遙世豈無
美士兮莫慰我勞願為白鶴兮從之逍遙

河之水

并序

自河決商胡八年于茲矣用事者議塞之與勿

塞至今未決而河頗為害予至河北問河之曲
折作河之水二章以告病

河之水分一直而一曲嗟湯湯兮安所屬
河之水分一濁而一清嗟湯湯兮何時平

彼山詩

郡縣多曠土往往徑三四十里無一人耕者問
之曰逃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嗚呼百姓非樂去墳墓違君長也凡有不得

已朝廷詔書欲招徠之甚赦其罪戾捐其租粟
濟其不及恩至深矣猶莫有至者異乎予所聞
作彼山之詩道所以不來之意

彼山之阻兮虎豹號號我旋而歸兮虎來即人
彼山之澳兮雄虺攸伏我息而作兮虺將起陸
深不可游兮高不可飛我後而悔兮安庸歸

武溪深

武溪之水兮日夜而東流淺不可厲兮深不可游

武溪之山兮高下而相乘卑不可越兮危不可憑
毋水于憾兮毋山于仇庚武溪兮曷云其尤

懷歸詩

淮水悠悠兮去我無舟匪我無舟兮此馬優游
淮水洋洋兮去我無梁匪淮無梁兮此馬翱翔

淮水東注兮惟禹之績古人不可及兮吾獨淹留其何
得

四言古詩

魏京詩

并序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狩之德以
達孝思于下于是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
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
不過侯伯而詩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
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
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攷聲誤
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
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祇適文武維慈幼老
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
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
時維玃狁侮于之疆靡度靡虞跳呼以狂
業業烝黎載震載驚爲侵魏及澶羣心不寧
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
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

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興

驅之渾渾攘之責責靡有輯張殲厥鯨鯢

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惟時既定

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惟上帝伊怒

既閱爾弓既橐爾矛獫狁臣此四方是休

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惟則

爾視京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

皇曰卿士惟帝時功時亦惟人惟寇萊公

爾慎爾止弼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
皇曰卿士惟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
泰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茲惟天是眷
翼翼之上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
孰為強暴敢不來覲俾怛于威于忠是訓
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覃之北戎
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怨詩

鴻鴈飛矣邕邕其族孰是人斯惇惇其獨
鴻鴈飛矣或羣或伍孰是人斯惇惇其處
天兮地兮戴且履兮孰是人斯莫我視兮
日兮月兮出兮沒兮孰是人斯遠我忽兮

雜詩效阮步兵

浮雲泱鬱迨天末雨習習和風長我稷黍乾道變化羣
龍以序元首永康股肱是輔其輔惟何惟伊及呂其康
惟何惟堯及禹我食既豐我衣惟楚無有後艱既歌且

舞我徂何往于彼淮濱俯玩其流清波磷磷扶搖起鵬
四海揚塵孰能高蹈獨潔其身衆人惑惑賢者葆真獨
寐寤歌忘我賤貧

四皓歌

四皓之意傷秦之虐而劉項之暴又甚故往而
不反也漢已平天下又恥高祖侮予故云爾

與汝攜手南山之阿富貴多憂孰知其他

大風橫厲江海蕩波嗟汝鱗介傷如之何

高巖有微深谷有芝人生實難委曲何為

閔雨詩

并狀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歷官李用晦治大
衍軌革太醫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
歲惡而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撤蕃樂損
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
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
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己巳日入而雨至

于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
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我聖人之德與天相符
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
者猶不能違之況其眇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
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
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
投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堪輿網緼一晦一明或沈而毀或亢而暘自古已然世

習為常

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惟
所遇之

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覆廣裕四方既定惟民之恤無
所疵病

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歷有常數禹湯之賢莫
能弗遇

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容以堦患在誠薄不

能動天

退而齋心淵默以居鐘鼓不設宴游不娛左右肅然壹
懷矍矍

疏獄省刑與物更始內恕孔悲引咎在己爰及四海愚
智咸喜

追悟讜直褒進淹滯聲色無逆或序在位屢習權近懼
威屏氣

己己乃雨若有鬼神淒淒其風滄滄其雲自東徂西罄

無不均

匪震匪拔匪溢匪洩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享以食小
大胥悅

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蠻貊乎
我君惠

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老長幼速哉熙熙更化易俗而
民不知

天子之慶視雨之積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

靖四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

土

公是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

宋劉敞撰

五言古詩

雜詩二十二首

五都貨財地車馬趨市闌平明側肩入薄暮掉臂旋
氣何所期盛衰俛仰間乃知藝利合厚薄未可原張陳
父子游一旦復相殘萬古稱凶終此獨何足言

大火序炎夏盛陽劇炮燔空桐疾風來書景中變寒皇
天自平分四氣尚相干涼燠異朝夕萬事誰獨堅宛彼
風中籜衆芳自此殘至理冥變化履霜用為歎

至人邁龍德世豈識潛升昔在周道衰伯陽起西征胡
為委一世畏此網與罾川竭山亦摧喟然吾何稱豈不
懷徘徊民言憚無懲疊疊強著書後賢以為經

崑崙邈人境日月相蔽虧上有仙聖居帝閣俯崔嵬王
母坐少廣有娥閼瑤臺弱水不可梁大荒曠無厓周穆

昔好游超絕僅能陪方朔偷桃兒沈濁何乃來青鳥通
其使雄鳥為之媒靈化信難測真契從此推

勿以隋侯珠彈雀千仞峯勿以和氏璧投人昏夜中彈
雀不可期投人未必容大賢惡讒讒所以明若蒙

積薪莫自高失馬莫自悲薪積常先焚馬失常復歸人
情習所近物理豈易推君看禍福間紛糾如繆徽

朱暉乘餘香三月覺徂暑流光不相待時節猶逆旅煌
煌園中花零落會見汝啼鴉鳴空林良辰竟何許

秋風吹賓鴻千里飛一息水闊稻梁寡天寒霜雪逼豈
不抱遠志顛顛傷顏色顛鴛乘春暉采采華羽翼側身
襲人間慧巧誰怵惕出入金玉堂戶牖初不隔上無飲
啄患下有居處益胡為事高遠翫麟莫自適

駑駘不下殿駢驥行萬里勞逸誰為多芻豢復誰美天
機信其宜人事亦何恥世無王樂徒駮骨或空死
悠悠浮空雲明暉何倏忽造物固難恃變化亦倉猝響
莫為雷霆明莫為日日月月易遮蔽雷霆易奔絕

古風不可復習俗已久敝咄嗟忠與信流蕩為詐術詐
忠惑其君詐愚安其身色厲內以荏行違貌取仁三年
始橫流後來更日新至公棄塗炭正道敗荆榛已矣千
載後誰能反其身

毀巢鳳不至竭澤龍不游賢者有所歸得非龍鳳儔周
公下白屋聖德被九州趙禹謝賓客漢朝以為優澆淳
不相襲用舍何其繆苟循一身利不為萬姓謀哀彼杖
杜詩死生遺道周

皇天不絕命百姓何震愆歲暮霜雪至悠悠事南遷
羈鳥哀去巢游魚樂懷淵如何道旁子逝將不復還西望
周鄭郊顧想河洛間伯魚不可作涕流為淪漣

爨桐深竈下埋劍古獄間怨聲動旁人憤氣凌彼天當
時頗見旌後世稱為賢自古聞知音此事或偶然

嶼山有奇竹老橐陰崖巔太丘有神鼎逃匿千丈淵光
景闕不見音容杳無傳豈能向時俗干進心拳拳世貴
一人敵又稱朱絲弦吾欲評其風願君詠此篇

鑿井取泉飲上山采薇食豈不信憔悴所願皆我力泉
也非難致薇也亦易得志士恥徒飽衆人苟所獲犧牲
畏芻拳樊籠害羽翼悟理宜在早無為晚更惑

蛟龍蟠深泥魚龜頗同調變化且何有蝘蜒亦可笑煌
煌千金珠百仞闕其耀風雷在所遇隱顯始獨妙屈身
天地間微物安得料

伯夷逃西山尼父居九夷世苟不我用我方從此辭道
悠豈忌遠義豐不云飢世非乏賢士為問從者誰由也

實好勇叔齊固同時捨此乃無人選條而戚施遠矣千
歲後愴焉我心悲

道薄德亦散功名為時須用力世所賢守正衆云愚智
者競蒿目小人復邇圖悠悠三季後此風益已渝安知
治未病舐痔而多車堯舜無能名越哉已矣夫

雍門妙絃歌哀響激人耳偉哉孟嘗君慷慨淚如水當
生復念死誰謂悲能已絲桐信感人世固乏之子

昔者有化人來集周王庭咫尺逝萬里頃刻超百齡五

音蕩心神耳亂不可聽衆采眩其目不分丹與青
飄鷄惑真偽恍惚迷窈冥馳思八極表詎知日與星
未嘗出戶牖自疑涉天廷左右莫覺悟兀然殆遺形
祈招作悲歌聖賢用為經

翩翩丹穴鳥志在萬里外營營持孛叟何事守蒿艾
聲音可得聞羽翮不能害嗟彼雉與兔首身自此碎

詠古詩十二首

虹蜺明西方五色相屬聯浮雲萬里來決鬱天宇間
白

日晦無象盛陽變為寒
洛水彌九土陵谷相質
遷盈虛
巨前測物理有固然

長離乘風起四顧求所棲
路窮臨蒼梧復排層霄飛
豈不願安處不知所可依
翳繳充逕隧鷓鴣集正鳴
悲暝夫
抱同律曠絕將何希

趙國棄鳴犢孔聖為之回
西伯善養老伯夷以為歸
馳驅西楚郊徘徊太皞墟
周漢多封君不祀既忽諸
三墳
基皇德八索總道樞
若人豈欺我虞夏亦典謨
萬里如

浮雲古風訖無餘往矣不可追喟然為躊躇

游鱗泳泉下黃鵠巢林端得失不相及天理庸自全有
虞垂衣裳西母獻厥環周穆賓崑丘車轍萬里間宗廟
頽為墟閭闔不可攀祈招作悲詩萬里用為歎

靈山生神芝一年再三秀絢彩奪霞露熒煌寄巖岫真
人勸我食可以躋萬壽自古王子喬祕此莫輕授采之
豈辭遠時逝不可又歲晏懷所思終焉不盈袖

元鈞運洪爐晝夜不少停萬物更相禪一氣紛異形駒

掇出竈下久竹為青寧孰知范氏犧晚就南畝耕至人
友造化逝與一世冥善惡故不屑寵辱何足驚

東遊滄海濱回首面大荒豁達三齊風連山鬱蒼蒼在
漢田橫氏不忍南面王磊落五百賢從死忽若亡壯士
不必成令名固為長異體同一心萬年尚耿光

天道不可聞自昔孔子徒籍籍秦漢間將非愚且誣大
河決東郡火德以為符哀哉冀州壤兆民散為魚公孫
雖前覺執政疾魯儒世無異物神終竟遺泥塗

甚弘謀周室憤血死猶碧子胥殞吳門江水為之逆精
能動天地忠不諭兩國九鼎既西逝姑蘇亦東側偷容
習為俗萬世未遽易形勢豈使然生民豈惡直

麒麟不可羈安得書春秋鳳凰云難致孰使鳴岐周無
田于甫田歲月忽已邁如非行邁謀自宜道路脩安知
吹鳴律燕谷成良疇不見託秋駕崑墟亦能游

通都天下衢名化交百塵鳴鷄側肩入日暮掉臂還有
生寄無窮過若空中煙俯仰異去就況乃多厯年留侯

獨悟此解組從列仙萬戶如脫屣故為絕世賢

南山有樛木葛藟蔓其封上枝結紛菲下枝散蒙蘿下
能使上好上亦令下通寧知力不足歲暮摧烈風苦成
任兩國德孰與棟隆君苟以此始又當以此終

讀峴山詩寄獻八舅龍圖

道悠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陵
谷非一變榮名獨至茲當時偶然語正與來者期慷慨
激悲歌崔嵬構叢祠懷哉千歲後慰此江漢思公亦蹈

前人方為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啻中亭碑

偶作二首

蓬蒿附高原芙蓉植汙池物生自有性不為高下移貴
在世所用未可以為師賤在衆不識未可以為嗤

州來薄千乘巢父輕九州齊景登牛山涕泗獨交流左
右同來人嗚咽不息收共知富貴樂變化不可留四顧
更悲嘆萬類莽悠悠歌舞未終曲回首已可愁或指白
楊下荒草古時丘危辭才感拂耿耿相應詘豈識達觀

士笑爾若蜉蝣

蒙示容齋詩輒為五言仰續逸唱

達人與道運投迹繫所逢在治信若鳳處幽固猶龍外
物紛屢變中局豁兼容乃知雲夢區未足嬰其胸明公
蹈康濟茲世已陶鎔優游就偃息暇豫奏時雍高齊危
舍宇數畝環崇墉虛軒便炎夏與室宜隆冬采真混出
處造適觀羲農玩名肆獨樂怙勢輕萬鍾越人起丹穴
子房去赤松材為用見循道以世難從古事何昭昭斯

民積颯颯獨應甘棠樹方使來者封

得汝州舍弟新詩

魯人貴韶濩海鳥眩以憂豈不盛鐘鼓性違理自愁憶
在田野時終歲頗優游食魚出有車夏葛冬亦裘弄翰
不自量著書望孔周處身笑汲汲視世良悠悠誤及時
君門過緣名字求軒冕非己好簿書反自羞因欲飾所
短強為妻子謀精神散寒淺學殖誰勸修歸卧常喟然
歲月屢以流愧爾從軍詩氣完語更遒豈獨古人風遠

與王粲儔實為平生賞若慰鍾儀囚我年向四十蒼髮
已滿頭篋中無寸書磨滅悲蟬螭念此可以驚如何復
淹留昔買吳下田頗聞利鋤耰汝宦何時歸相與尋滄
洲處使有茅屋出使有漁舟知命贊易篇沒身記春秋
但令文章顯不愧時俗偷世事非所了咄哉無夷猶

續黃子溫讀陶淵明詩十首

四海方蕩滴匡山得三隱若人獨秀士逸響露深蘊江
漢東南流滔滔未之盡

羽輕鮮知福地重每貪禍有以羲皇民居然北牕卧此
意俗莫悟將非首陽餓

長梧有高韻千載不可及五柳遺世名于今亦獨立悲
哉市朝士夸競常汲汲

子綦委天樂窮達兩已忘九歎爾何知相也安得祥一
吟責子篇千古如相望

迨俗情易合玩竒當企爾柴桑彼何者高唱屢在此
凡有

三柴縣令不俛眉吾又悲揚子

州縣徒勞人著作非所務道殊豈自強氣直已多迕屢
招遂長往歸歎彼何暮

昔在八州牧功業濟衰晉吾聞賢者後鮮不祚休運如
何竟廖廓天道益難問

孟嘗實超邁舉世少其並風流自有鍾若士復孤迥祖
述酒中趣乃知外家性

吾今乞食士因詠乞食詩諒無乞食怨復想乞食時貧
賤自古然豈愧世上兒

曩遊潯陽郭懷古愴來暮不意陳蔡間起予欣有遇彼
此共一時悵然感佳句

晝寢三首

日出百事集人生亦多憂曲肱試少息乃得逍遙游
園圍為潛魚因之乘波流翻翻為飛鳥爰以凌空遊在已
孰是非于物任沈浮觀化悟獨樂真偽竟悠悠

成敗勞耳目是非喪神慮我生天地間安得棄之去始
疑昏逾明漸覺夢勝寤但可寐無聰安知歲云暮神交

既個儻魄定美憂懼此以遣朝昏因之保吾素
久思謝時俗奔走難自諧逍遙衡門下雖陋得我懷汝
彼井底泉掃茲風中埃歎蒸為之去襟抱蕭然開養心
貴能適造適不及排胡為車馬客一往志歸來

晝寢上府公

長日無所為高卧聊自如清風拂庭樹蕭蕭牕戶虛曠
逸追羲皇粹和反華胥愴然物外遊謂若天下無方今
少陽交田野東作初壯者固不暇老者日競趨胡為乃

自便徐徐以于于從吏代刀耕飽食良自娛事賢庇敏
政宿官特多餘念茲寄幽閒未覺勞簿書但恨不可雕
正當砭其愚

六月二十六日西閣晝寢

馳驚聖不足治安愚有餘願言從物役即事實燕居清
切掖垣峻深沈雲閣虛食有萬錢膳架多四部書低頭
悟素食遊目慚古初非吏復非隱人言定何如平生山
林尚自與功名疎何為出不反視此歲月徂秋風隕高

林蟋蟀鳴階除行矣浮扁舟季鷹不欺余

苦雨二首

洪河滔冀州大陸日夜摧天時普陰沴飛雨皆北來崩
騰亂雲霧頃刻不暫開通衢為深淵高堂生蒼苔稼穡
日以沒民生一何哀微禹既已矣我其為魚哉

獨坐空堂上漏濕無與娛晨炊煙不然敗竈將生魚被
服蠹蠹衣出入螺蚌居里閭杳相絕滔滔水漸車安得
雙羽翰超然謝泥塗

久雨三首

繁陰過五日積雨迷九天衣冠亦泥塗陵成深淵忘
屨已乘橈舍車始思船曰余蹈滄海良知時適然

清渠彼涓流通達此夷坦風雲瞬息間江漢倏生眼淵
源詎能問浩蕩頗可憚白日蔽九霄吾行幸當返

巖巖蓬萊巔赫赫崑崙墟上帝嚴紫垣羣仙亦深居高
出雲電外俯視風雨除安知昏墊民汨沒纔闔廬

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

吾愛謝宣城適意安獨往雖聯鳳池步不廢山泉賞吾
慕應休璉感事能屬書頗嬰下流謗獨占仁智居寥寥
二賢後忽忽千載餘若士不可追此風或在予延石象
衆山決泉瀉交渠林壤使我欣不知歲月徂薜蘿分蔽
虧松竹相扶疎時時四方客顧此亦踟躕遇鍾子期
知子情所摠

自京師汎舟還郡作三首

秋夜何迢迢一夢八九覺孤舟寄風雨短燭才自照冥

冥高雲過寂寂山鬼嘯展轉誰與歡漂泊未可料昔我
自茲邁春華巧相笑今我復來此落葉紛滿道客行無
遠近勞苦略同調一歲再羈旅人生豈長少良無二頃
田詎得守蓬藿

昔在馬少游抗志安故土其後龐德公迹不踐城府出
乘歛段馬身與麋鹿伍鄉里稱善人妻子同隴畝人生
資衣食既足尚何取致求多贏餘筋力但自苦

常陰貫秋序泝水彌平陸居人逐飛鳥徃徃巢樹木四

顧何茫茫江海忽在目古語乃信然高陵或為谷乘桴
義無憾斷髮憂可辱弁冕績禹功誰其悲濡足

四陽池新舟邀府公遊泛

昔賢濟川意固與斯人共曠代屬明德至樂下及衆池
臺固舊賞舟楫為新用忽疑江湖景稍信風瀾縱追參
鳧雁泳厯覽魚鼈動頗已寓高興矧今結輿誦嘯歌一
時適顧盼萬金重好勇知未能乘桴自欣從

贈馬暉供奉

朝廷功名次晉國在第一受遺先皇帝事與周召匹丹
青爛勳伐終始最密勿宗族宜甄庸百世皆寵秩公孫
非遐胄何乃尚淹屈官名雖供奉穴散真士卒努力習
文華家貧傳清德翰飛終不高好事見心骨人生繫逢
遇進退豈定律古者如爾徒萬戶自可必今者如爾徒
富貴亦未失主張有真宰時態莽回聿咄嗟元功世頗
後因蓬華吁彼山野人奚由自奮出

出城

城角東積水如江洶壤田甚多居民捕魚種蓮菜自給從丙申已來四年矣

出城得自便下馬事幽討曠野荒不耕蒺藜牛滿道往
往逢飢人羣背掘野草不惟黃頭兒亦有白髮老問之
指積水此去殊浩浩室廬久漂蕩樹木多立槁食此且
賒死堯年亦久滯不能去墳墓更欲依蒲藻昨來計蓮
芡頗不減粳稻明年當大種妻子或相保

夢中

誰謂夏夜短一夕夢九逝夢中如平生歡笑隨母氏覺
來拊形軀獨在人間世上呼聲連天洒泣血滿地何忍

留我生哀抱微志

瘿木樽

先民任天真吾得見其器其器云如何益若剝木類不
戒生以戚不傷材以蔽不以遠見遺不以枯見棄因其
無用姿授以有用意取彼自然象廓此闕然制豈無彫
磨工不欲敗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其高豈無
益不設簋簠制其下豈無舟不著雞鳥麗任真肆獲落
肯慕金玉貴兒童誦敦朴婦女驚醜異豈若輕薄子形

容混茲世矜愚以相高飾貌以自喜淳風陷衰薄古道
喪簡易自非宏樽民慎勿同一醉

泛舟

長嘯望江漢緬懷滄浪行因浮扁舟去共盡幽人情春
日天氣佳近郊潁水清雜花亂繽紛好鳥相嚶鳴解纜
相沿泝凌風恣縱橫適心故真樂徇物皆虛名興盡相
與歸夕陽半東城

過士建中屯田居此君年六十請致仕所居蔽風

雨而已

市朝隱非一躁靜理不同多君金閨彥遠有山林風千
鍾卧名利三徑入蒿蓬似是於陵子又云張長公相望
千年外獨得環堵中自古用先進誰當駐飛鴻

出城

簡服謝車馬逍遙理輕策平原草樹美百里見秋色稍
知人境殊似與囂塵隔悠悠出岫雲杳歸林翮煩腸
寬鬱紆遠相俱幽寂孤煙起晴縹去水照心白所期尚

金史卷之三
卷四
臯壤生事視耕植適野非昔賢于焉如有獲

泛舟三首

冰泮池水綠春意亦已歸長楊特多思浩蕩隨風飛弄
舟不用楫漾漾陶春暉回還無終極孰謂江湖非舉觴
屬坐人行樂常苦稀一醉捐百慮念子勿相違乘日復
來游北林稍芳菲當令魚與鳥識我心無機

雪消泉似漲冰解舟可通操篙不憚冷環渚故無窮歌
詠淹短日醉酣輕朔風何須萬乘相始辨鴟夷翁

方池亦通舟水色涵碧霄解舟不用楫漾漾隨風飄中
河乍縱橫顧眄幽興饒白鳥逃人飛赤鯉時復跳稍與
外物遠解襟歌且謠安知抱憂思謂我士也驕

初到毗陵

獻歲涉重江仲春安我居衆物已熙熙新花生遶廬解
裝慰羈旅置此琴與書稍稍道吾真幽襟得軒虛頗聞
蘭陵俗尚有荀卿餘文章幸仰止夙好今欲攄膏雨復
應侯帶經得耕鋤歌成擬嵇氏賦就期相如出處方自

爾名聲亦從渠無煩畏碧民屑屑俎豆予

雨後城下

雨餘百川漲遠水浮林梢忽怪有帆席何為出鳥巢
登臨非吾土虛爽慰南交稍見暝烟起陰蟲啼草茅

下汴

畏途心多驚強寢終不安雖是仗忠信猶有行路難
古今惡隨波今乃知所患胡為出溷濁幽興悠然寬

望九華山

九華非人境聞譽不相識南浮大江波始見蒼翠色是
時雨初霽積靄尚融液九峯若驚龍並躍雲外碧森然
聳牙角未謂真是石問名審其實歡喜愜所適恢竒一
何甚遠想始開闢造化競淫巧斧斤恣彫刻不然何其
功不與嵩華敵我行宇宙間若此曾未覩中國名山川
幾何亢斯迹徘徊不能去塵土媿行役平生樂間曠時
俗沉迫阨誰為隱君子攜手宅巖隙

鷄冠花

秋至天地間百芳變枯草愛爾得雄名宛然出陳寶未
甘階墀陋肯與時節老赤玉刻縝粟丹芝謝凋槁鮮鮮
雲葉卷粲粲鳧翁好由來名實副何必榮華早君看先
春花浮浪難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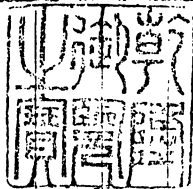
此花白露後益殷鮮可愛玉書云赤如鷄冠

陳郎中竹園

蒼竿十餘畝歲晚色更好詰曲逗遠村深沈象晴鳥鳴
禽自相應風葉不待掃何事主人心白頭三署老

浮雲

高雲乘颶風，決滂縱所適。大哉九霄闊，俾爾萬里客。豈
無一掬潤，浩蕩洗南國。應龍潛冀州，回首空眇默。





公是集卷四